

## 第五十二章 回京求官去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...

“我就不明白，你怎麼還能撐下去。”此時劍廬裏的這間房間沒有旁人，十分安靜，範閑坐到了床邊的椅子上，對著\*\*的幹瘦老頭兒輕聲說道：“撐的這麼辛苦，何必呢？”

範閑對這位大宗師依然有幾分忌憚，不然以他溫柔麵目下的尖酸本性，此時說出來的話應該更難聽一些。隻不過雖然四顧劍已經油盡燈枯，他依然很怕那張\*\*的幹瘦老頭兒，忽然變成一柄大劍，然後性情暴戾地向自己劈了過來。

四顧劍躺在\*\*，雙眼無神地看著上方，呼吸雖然並不急劇，便卻異常深遠，聽上去就像是一個破了的風箱，時刻給人一種爐中火焰即將熄滅的感覺。

這正是範閑的不解，明明當年在太東山上，四顧劍生挨了葉流雲一記散手，陛下王道一拳，生機早滅，卻不知道他究竟用了什麼法子，竟然能夠苟延殘喘三年之久。

隻不過一月前，被影子風雷一劍刺了兩處後，這位大宗師終於挺不住了，經脈內的真氣盡散，變成了\*\*的一方槁木。範閑能夠清晰地察覺。四顧劍強行延長壽命，為此付出了怎樣的痛楚和代價，所以他不是很明白。既然活地如此辛苦。眼下協議已經達成，對方為什麼還要憑著體內那口精純的保命真氣，生生拖著？

四顧劍的身體本來就極為幹瘦，這一個月裏與幽冥搏鬥，損耗太大。足足輕了有近二十斤，整個人地皮肉全部幹枯，皮膚幾乎要貼著骨頭。看上去十分恐怖。

嗚嗚地聲音從\*\*響起。像是在發笑。四顧劍沙啞著聲音，極為低沉說道：“生死是沒有道理的，我還不想死，所以我要活著。”

範閑靜靜地看著他。確認了對方已經處於四肢癱瘓的境地後。不由歎了口氣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“依理論。當年你的弟子們曾經讓我傷過很多次，你在太東山上殺的那一百名虎衛當中。有不少是我想保護其周全地親信下屬，可不知道為什麼，眼看著你即將死去。我卻沒有太多大仇得報的快感。”

“因為...你...知道。那些虎衛是你皇帝老子借我手中劍殺的。”四顧劍地呼吸漸漸平緩。說話語句也漸趨平穩，隻有那兩隻深陷在眼窩中地眸子，早已再難凝結起當年盛於天下的劍芒。有些冷漠。有些散。

範閑停頓了片刻後，很恭敬地請教道：“我很想知道。您這幾年究竟是怎樣活下來的。”

四顧劍沉默不語。範閑走上前去，站在床邊輕輕掀開他的被窩。極為小心地拉開蓋在大宗師身上地綿軟輕衣，看著他胸腹處地那道大傷口，許久沒有開口。

這是一個相當無禮，相當不恭敬的動作，此時劍廬房間裏沒有別的人看到，可是範閑依然覺得自己這個動作很無禮。很不恰當，所以他隻是看了兩眼，便很小意地將四顧劍身上地衣衫拉好。

臨死的大宗師，隻能讓範閑這樣像檢查屍體一樣地去看，想必四顧劍地心頭應該感到憤怒才是，但很奇怪，四顧劍的眼神沒有絲毫變化。隻是看著頭頂的房梁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

範閑坐回了椅中，開始在腦海裏細細回思先前看到地傷口。之所以對四顧劍地傷口感興趣，是因為他確實不知道這位大宗師，究竟是怎樣延長了三年地性命。因為他知道，四顧劍真正致死的原因，還是皇帝陛下轟在他身上的那一拳。

就算他是位大宗師，可是腹部經脈盡碎，腑臟全腐，怎麼可能活下來？

在城主府裏。影子刺殺四顧劍之時，範閑曾經驚鴻一瞥，看見這位大宗師腹部怪異地傷口。

那傷口上泛著很恐怖地青色，而這種青芒是範閑很熟悉的顏色，劇毒地顏色。範閑坐在椅子上，沉默許久許久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費先生在東夷城裏呆了多久？”

四顧劍很困難地笑了起來，半晌後輕聲說道：“其實你比你自已所以為的更聰明一些。”

範閑木訥地坐在椅子上，說道：“用劇毒截斷經脈，僵死腐掉地血肉，這種用毒的玄妙手法，不是所有人都做的出來的。”

他歎息了一聲，輕輕揉了自己的太陽穴說道：“這種境界，我小時候曾經聽先生說過一次，但從來沒有想到，居然有人真的可以做到。天底下三位用毒地宗師，肖恩死了，我知道你們東夷城裏的那位，根本是被你吹出來的...雖然他有些水準，但真正能用毒讓你多活幾年的人，除了費先生，還能有誰。”

“而且他一直和我說的是要出海，不從泉州走，就要從東夷城走。”範閑就像是自言自語一般，輕聲說道：“他當年就治過你，如今再

一次，也不算什麼太意外的事情。”

“恩。”四顧劍此時的身體僵在\*\*，根本無法動彈，冷漠說道：“費介在劍廬裏呆了一年半，然後就出海了。”

範閑地心頭忽然生出一股惘然之意，城主府時看到四顧劍的傷勢，他就已經動了疑，本以為費介先生還悄悄地躲在劍廬裏，沒有想到先生早已經離開了。

他到這個世界中，除了奶奶和五竹叔這兩個親人外，費介先生是他見到的第一位長輩，第一位全心全意愛護自己的人，雖然是個怪人範閑和費介在一起呆的時間並不久。但是師徒二人，卻是格外親近，是一種用屍體和毒藥煉成地親近。

費介先生真地出海了。隻怕這一生再也不會回到這片大陸了。範閑地心裏忽然覺得涼涼地，淡淡哀傷湧起，想著以後父親，陳萍萍，甚至是皇帝老子也許都將一個個地離開自己。剩下自己孤單一個留在這個世上。這真是種令人難以承擔地悲哀。

“費介和葉流雲一起出的海。”四顧劍又吐露了一個秘密。

範閑沉默許久，自大東山之後。葉流雲隻養了兩個月的傷。便又和以前的幾十年一樣，再也沒有人知道他的消息，甚至連葉重和葉靈兒都不知道。隻不過慶民臣民都習慣了這位大宗師如閑雲野鶴一般地生活，沒有人太過在意。

出海？去新地大陸？範閑有些難以自抑地苦笑了起來：“大家夥兒走地倒都是蠻幹脆。”

“葉流雲在山上被我刺了一劍。再也不可能回到當初地水準。”四顧劍躺在\*\*。很平靜地說著，一點驕傲和暴戾都沒有，“費介跟著他一起出海。可以照顧一下他地傷勢，葉流雲的那雙手。可以保護一下費介。這兩個老東西，活的倒是瀟灑。”

範閑站起身來。沉默片刻後望著他說道：“我大慶與東夷城的談判還在繼續。你也知道。這件事情不可能在極短地時間內就說定。那些諸侯國地王公貴族們肯定還有反彈，你馬上就要死了，你也控制不住這些問題。到時候我可能會施些辣手。”

“這和我無關。”四顧劍瘦小的身軀被埋在棉被之下。看上去煞是可憐。“你和我說這些。咳...咳...是不是要離開了。”

“我要暫時回京一趟，然後再回來處理後續地事宜。”範閑點了點頭。向著屋外行去，待他地腳步忽然踏在門檻上時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陳萍萍究竟讓費介給你帶了什麼話？”

四顧劍就像是睡著了一般，根本沒有回答。

範閑就在門檻處轉過身來，眼中滿是憂色，繼續問道：“苦荷要延陳萍萍的命。陳萍萍要延你地命，你們這些老夥，何必熬的這麼苦？有時候，我真地不敢相信。老院長居然會選擇這樣一條道路，這太不符合他地審美觀念了。”

“我也很吃驚。”四顧劍很難聽地笑了起來，“那條老黑狗明明一直對慶國皇帝忠心不二。為什麼要幫我保命，難道他就不怕我戮穿懸空廟地事情？”

範閑沒有開口發聲，在心裏有些黯淡地想著，那個老子想地東西，隻不過是在利用人性罷了。這是何等樣淒慘而痛楚的謀劃。

“三年前京都謀叛之前。院長中了毒。”範閑忽然低頭說道：“那人是你們東夷城的人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他走開了房間，走出了這間死氣沉沉，卻又殺意十足地房間。他站在劍廬正中間地那個大坑旁邊，抬頭看天。沉默許久。沒有說話。此時天上白雲飄著，圓圓明亮的太陽就在那抹長雲地盡頭，看上去就像是一隻燃燒著地大筆，在藍天上塗劃著刺眼地圖畫。

燃燒著自己，照耀著他人，這宇宙本就是黑暗的。但它的眼裏卻容不得一點黑暗，拚命地燃燒著時光開始時的燃料，想要將隱藏在星辰後方的黑暗全部照出來。

範閑站在劍坑之旁，深吸一口氣，體內兩個大周天緩緩流轉著，天一道的真氣護住了他地心脈，而將自己的霸道真決提到了極致的境界，體內的真氣充盈，激蕩得他的衣衫在無風地環境中獵獵作響。

似乎無窮無盡的真氣沿著他地臂膀，向著他平穩的手掌上送去，緩緩地釋放出來。

這一種真氣運行法門，不是所有人都會的，是當年範閑為了爬山崖而想出的無用手段，隻是他練了二十年，練的已經是純熟無比。真氣釋出，隨心意而動，十分自然，當年一個有趣地主意，誰會想到在很多年之後，竟會有這樣的作用。

範閑立於劍塚之旁，雙臂向兩方展開。

坑內那無數把劍枝開始叮叮作響，似乎感覺到了這股真氣地感召，不停地顫抖起來。

一隻式樣簡單的劍，第一個承受不住這種力量。劍尖悲鳴著，掙脫了劍廬坑底的黃土，以及那些四顧劍扔進去地爛紙條。垃圾。飛了起來，飛入了範閑的手中。

範閑靜靜看著手中握著地這把劍，與自己慣常使用地大魏天子劍做著比較，發現確實一點也不起眼，不由苦笑了一聲。說道：“也是緣份

房間裏陰暗中的\*\*，臨死的大宗師四顧劍笑了笑，自言自語道：“還是不行啊。”

範閑看著手中地劍，歎息道：“還差的遠啊。”

夜色之中，三輛馬車用最快的速度向著西方進發。這個車隊上麵載著的是慶國的尊貴客人，在當前的局勢下，整個東夷城控製的境域範圍內，沒有人敢攔下這些馬車來進行檢查。所以車隊的速度極快。

更何況這些馬車地顏色是黑色的。

沐風兒小心翼翼地倒了盆熱水，放到了提司大人的麵前，生怕此時馬車行進時，自己把水潑了出來。

範閑的日常生活真可以算地上豪奢，也不知道這些監察院的官員是從哪裏取得的熱水。他從盆中撈起滾燙的毛巾，用力地揩拭了一下疲憊的臉龐，問道：“京都裏有沒有什麼新消息？”

“一切如常。”沐風兒看了大人一眼，輕聲應道。其實他不清楚，為什麼提司大人會這樣急著回京，雖然說與東夷城的談判確實麻煩。而且大人也需要回京將談判的細節，交由陛下定奪，可是，為什麼要把時間搞的這麼緊張？甚至還要冒險在夜裏趕路，幸虧東夷城附近沒有什麼山路，不然一旦車翻，誰能負得起這個責任。隻怕皇帝陛下會把隨行的監察院官員全數斬了。

聽到沐風兒的回答，範閑地心情放鬆了許多。現在是慶曆十年，他正式進入監察院也已經有了五六年的時間，更準確地說，從他出生的那一天開始。他便被陳萍萍培養著，為接手監察院做準備，五歲的時候，除了跟隨費介先生學習毒物，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學習監察院的院務條例和組織規劃。到了今天，範閑已經牢牢地掌握了監察院這個恐怖的機構。對於下屬的忠誠和能力有了自己地一個判斷。

黑色的馬車在黑色的夜裏，沉默無聲的前行著，車廂內的油燈雖然防風防抖，可是光線依然有些變幻不定。範閑揉了揉發酸地眼睛，抬起對來，忽然平靜開口說道：“小風兒，你是沐鐵的遠房侄子吧。”

沐風兒一愣，想到這件事情大人您早就知道啊，卻依然恭謹應道：“是屬下的堂叔，不過...沒出三代的。”

“如果有人要殺沐鐵，你會怎麼做？”

沐風兒嚇了一跳，愣愣地看著範閑，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隻是舉個例子，這樣吧，如果沐鐵和我有仇，他想用自己的死亡，激起你對我的恨意...你會因此而殺了我嗎？”

沐風兒連連搖頭，一句話都不敢說。

範閑有些無趣地搖了搖頭，歎息了一聲，複又低下頭來，心想這個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倔強地人？

當範閑在黑夜中前行，回京都向陛下詳細闡述東夷之事時，北齊那位皇帝陛下已經回到了安靜的上京城內，黑青相交的宮簷依然是那樣的美麗。她雖然離開皇宮有一段時間，但在太後的強力壓製和朝中親信官員的配合下，沒有任何人發現絲毫異常。

相較而言，當年一直被南慶朝廷認為母子不和的北齊皇族，實際上團結的有如一張鐵板，比南慶方麵要清楚太多。

北齊皇帝怔怔地看著宮廷外的黑夜，回頭看了一眼身後那個正在看書的美貌女子，忽然開口問道：“你和範閑隻在房內呆了半個時辰，難道他這麼急色，還是說你春意蕩漾，難以自抑？”

自回宮之後，小皇帝對理貴妃的寵信雖然沒有減弱，但說話裏的尖酸卻是有些止不住了。司理理自幼與她一起長大，當然知道她是個什麼樣性情的人，忍了大半個月沒有解釋，今日卻是笑著開口說道：“陛下，我知道您吃醋了，不用這麼明顯地表示出來。”

當日範閑說那句話時，小皇帝的臉色便有些難看，今天聽到司理理的後，她忍不住冷哼了一聲。

司理理站起身來，走到她的身後，將臉頰靠在她瘦削的肩膀上，雙手環抱，輕輕撫著她的小腹，吐氣如蘭說道：“範閑的話很簡單，您若是有了，當然隻能是我有了，不論是我們誰有了，總要告訴他這個當爹的一聲。”

小皇帝沉默了下來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不知道那個小白臉在東夷城過的可還快活。”

司理理沒有答這句話，隻是在想著，小範大人是世間最瀟灑的男子，但是惹出這麼多事來，隻怕他夾在其間，便要成為世間最苦惱的男子。

...

世間最苦惱的那個男子終於辛苦萬分地趕回了京都，黑色的馬車極快速地通過了京都守備與十三城門司的兩重檢查，來到了皇宮的城門之下。

範閑深吸一口氣，跳下車來，沒有去看那些滿臉歡愉，向自己圍攏過來的官員，隻是在心中想著，這次入宮向陛下求官，一定要求到！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